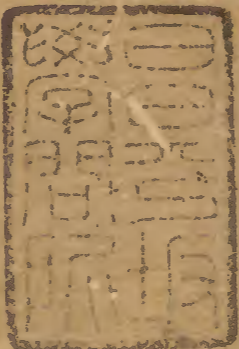


古今攷

十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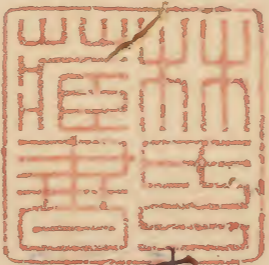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〇七	二七	漢	
一	一七	書	
九	〇	類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70
冊數	16	(6)
函號	307	132





古今攷卷之十一

宋

紫陽方

回萬里續

法...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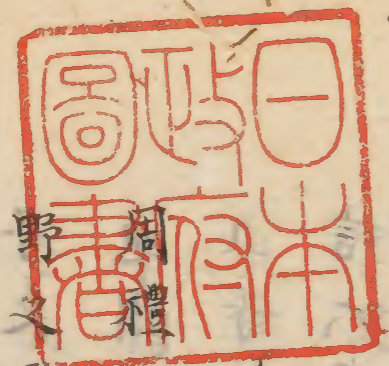
上海王

圻洪洲較

四明謝三賓象三定

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

一年春正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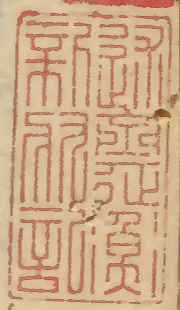
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以其

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小司徒凡建邦國

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注九畿封人掌設王之社

壇為畿而封之注壇謂壇及壝埒也畿上有封若

淺草文庫



畦界矣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凡封國設其社稷之
墳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此所謂天
子之社稷也諸侯之社稷也又有所謂都鄙之社稷
也周以朝廷三公三孤六卿百執事為官府以天下
五等諸侯為邦國六鄉六遂三百里之外為都鄙三
言六字盡天下之形勢而制度立矣此以上王畿侯
邦都鄙社稷之分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注陰祀
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
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

稷湯遷之而祀棄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
稷皆少牢此社稷用牲之異社與稷乃土穀之神而
以人鬼之句龍伯食社稷焉又稷之名義也小宗伯
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
此宗廟居左社稷居右之分也子路使子羔以為費
宰謂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費者魯季氏之邑子路為
季氏宰而用不讀書之子羔宰此邑然因是可推春
秋之時雖小邑亦必有社稷也祭法曰諸侯為百姓
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社曰侯社此見諸侯有二社

其一受封之社其一為民祈報之社也祭法曰大夫
以下成群立社鄭氏曰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
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姓以上則共立
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此鄭玄釋大夫與民共立百家
之社以漢里社方之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廣五丈諸
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冒以黃
上此社稷廣狹之制與夫土之五色也左傳有曰書
社千家齊侯致千社於魯齊人與衛地書社五百此
乃杜預所謂二十五家為一社也周五黨為州二千

五百家州長中大夫一人則有二千五百家之社下
至於四閭為族族師中士一百家亦當有社但未知
壇壝云何若無籍田則民共供粢盛物牲六鄉之外
六遂亦然此鄉遂之社稷也即又在都鄙之內者也
月令仲春命民社月令秦書也秦民得立社稷可致
也已先儒謂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然禮書有大夫
以下成群立社之文則民許立社稷不始於秦也秦
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而縣
大率方百里縣宜有社稷矣或者十亭之鄉許民自

立社稷也秦之民之社稷其制未詳以鄭玄所說之
民社注禮之民社百家一社可推而知也秦尚黑漢
尚赤今民除秦立漢章故鼎新所謂變置社稷是也
秦於古制無往不廢惟許民立社稷有古意然未聞
左宗廟右社稷如先王之禮焉漢祖修豐粉榆社即
秦許民立社稷之社稷歟

廣社稷攷附社稷名義
大社
王社
國社
侯社
置社
州社
民社
郊特牲正義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

以社為五土之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
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以
為此說者按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曰社所
以神地之道又曰命降於社之謂敬地又王制曰祭
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稷即地神稷
是社之細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者故稷為原隰
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
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雉鄭云為鄭學
者焉服之等通之云肅又雉鄭云為鄭學者通

之云云如此者往返凡六此不備書同謂鄭義為勝
王右社稷左宗廟不應以兩人鬼為壇於宗廟之西
中門之內社為五土之神以人鬼勾龍平水土之有
功者配焉稷為五穀之神以人鬼后稷有功於稼穡
者配焉無可疑者載芟春祈良耜秋報軍行載社主
所謂小宗伯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王夫
封先告后土天地大災類社稷祈禱禮輕類者依正禮而為之
大司馬仲春教振旅祭社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
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大司寇大軍旅蒞戮于社凡國

之大事天子倚重于社稷者如此恐非一人鬼勾龍
之所敢當也凡言社必有稷有互文有舉對文舉其
一也陳祥道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
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
故也稷非土無以見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
社必及稷以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必有配而社
配以勾龍稷配以柱商之時又易柱以棄以其功利
足以侔社稷故也祥道此論當矣祭法王為羣后立
社曰大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

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
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謂王封者五色土為社建
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授以黃土直以白
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所謂諸侯受茅土之
封是也蔡邕獨斷曰天子大社封諸侯者皆取土包
白茅授之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受茅土立社此諸
侯之國社也漢惟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予謂漢武
封三王策有建茲青社之言是也是故天子諸侯各

有二社而又各有勝國之社則各有社也士大夫
以下成羣立社按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以
祭其先於家則無左廟與右社對矣與民同社則長
若以歲時祭則社則屬其民而讀法此則長二千五
百家之社然則一萬二千五百人為鄉有社五百家
為黨正下大夫一人當有社一百家為族族社士一
人當有社六遂亦然如二百
都鄙之社則屬卿
大夫之采邑王子弟之食邑在焉於采邑食邑建塚
立先廟而社則與都鄙井田之民共之社里單出社

田畢作社丘乘共築盛說者以為都鄙之社則鄉遂
士大夫之社可知也月令仲春命民社則秦制十里
一亭十亭一鄉當有鄉社方百里為縣當有縣社漢
王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民間所立之社稷而天子之
社稷與宗廟則皆不能倣古制南渡後大社大稷壇
在觀橋東北咸淳臨安志云自建炎至紹興初有司
但奉行祀典而壇壝未建禮器未備紹興十二年臣
僚建請禮官討論始詔臨安府於城內擇地依制度
建築以春秋二仲臘前一日祭其禮典視城隍祗壇

之北有靈池過旱不涸不書牲幣俎豆之制說者謂
九重親署祝板名差從官攝祭既不能如古天子親
祭社又一切古制皆廢久矣予每見州縣社壇稷壇
以石為主外有風師雨師二壇春二月秋八月以戊
日為社日州縣太守知縣率屬以祭用豕為牲荀簡
不教而民間鄉村有社無壇有屋謂之社屋二社所
祀謂之社公承平時父老村民釀酒為社歡呼歌舞
城市坊巷亦各有社有祀有分胙之飲而百戲之社
祠神之社無不有社公之名非古之所謂社也俗諺

謂一年三度醉兩社一重陽猶見百姓重社之意然
古制之泯久矣社公二字亦有所本郊特牲正義謂
王肅之學者謂社為人鬼勾龍非地神許君謹按曰
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
地祇鄭玄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
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
天曰天公豈上公也同謂天子親祀社稷三獻服絺
冕三章豈有天子而反拜上公者乎王肅之徒其說
不通

附社稷祭位攷

正義曰小宗伯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內雉門外
之左右為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內之西自為立社在
籍田之中也其亡國之社穀梁謂亡國之社以為廟
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亳社在東也攷左
傳云間于兩社為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
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故云間于兩社也
此郊特牲正義全文先儒謂王社或建于大社之西
國語王籍則司農除壇農正陳籍禮祭先農未聞有

社壇在籍田之中當是在大社之西二壇北向壇北
東西三陞社壇當在西稷壇當在東一說稷壇在社
壇西其方五丈並壇共五天子祭之被緇冕位乎北
向而南向三獻者一獻理血薦腥二獻薦腥生肉三
獻薦爛泥肉於湯半熟此次祀也小祀則薦熟而已
其主用石其牲太牢其角赤黝色亦當有粢盛其樽
用鬯人之大罍當有酒醴樂用大簇應鍾舞帗舞鼓
靈鼓或謂兩圭有邸以為北郊方澤祭地不敢生以
為祭社也士師若祭勝國之社則為之尸如此則祭

社稷亦有尸有樽則有裸社主陰故在中門之右社
向陰故墮北面以達天地之氣故不屋而受風雨霜
露風雨霜露物賴以成故春祈而秋報祭用甲日祈
報之外有孟冬大割牲為三常祀有天地大災之類
祭有大故天災之弭祀君出征則宜乎社宮成而饗
則小子掌珥于社稷注作衄此天子之祭也諸侯五
廟而社稷半之牲用少牢漢制郡縣祭社皆羊豕近
制州縣惟用豕民社用豕郊特牲丘乘供粢盛此都
鄙之社稷或謂天子諸侯有籍田以供粢盛大夫以

下無籍則資於民牲醴亦民共之鄉遂其亦然歟召
公作新邑于洛社牛一羊一豕一注社稷共牢則知
社神稷神社配稷配四位共三牲三獻嗚呼自秦漢
以來無天子諸侯左廟右社之制矣惟州縣社稷有
壇民社無壇而有屋此亦徒述陳言而已何益哉

附勝國之社攷

商書湯既黜夏命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孔氏傳云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故革命創
制改朔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勾龍者故不可

而止夏社篇今亡按變置社稷之說始此社神稷神
不可變也所可變者其壇壝之地之色之木與夫神
之配也湯後變柱而配稷相承至今孟子有曰民為
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
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朱
文公注謂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
賢君是君輕于社稷也此一節當細味之下文注謂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
其壇壝而更置之曰謂此人君愛民而民傷水旱則

其咨不得不歸于神謂神不能福民故變易壇壝然
土穀之神可廢乎此必三代時有如此者若夫變易
諸侯之說或問以為得不啟後世篡弑之端文公自
答之語不敢大明但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
則君貴回敢為之說曰臣不敢廢君萬古之定分也
無道之君桀過湯紂過武王并夏殷之社稷而亡之
使夏殷有國老大臣果能變置賢君則夏殷之社稷
豈不存乎此一說也三代之道必有諸侯不道天子
廢之而改立賢君存其社稷此一說也春秋戰國以

臣廢篡者不一人乃有強臣悖逆不可借孟子之說
為據此一說也伊尹廢太甲而後復之霍光廢昌邑
王而立宣帝不然則二朝社稷豈不危然皆權道非
伊霍不可行此一說也然則為君者而知此亦可懼
矣凡為君而無道秦雖至強數匹夫奮起民伍而變
置之可畏哉如是則民為貴可知已安必慮危存必
慮亡此周人所以於勝殷之後立社於宗廟社稷之
間以為廟屏屋其上柴其下塞其東西南之三壁僅
通一牖北向使人主朝夕對之以為儆戒曰亳社殷

嘗都亳故也曰亡國之社曰勝國之社稷則為尸言
社則必有稷人主以時祭之則豈不奠幣捧持拜跪
起伏之間惻然內恐而曰吾或一有不謹而亡吾國
乎此必周公武王之制也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于
勝國之社陰訟於此屋下聽之不露也烏呼亳社而
宋災魯間于兩社輔公室魯宋有此社則諸侯皆有
之可知也白虎通曰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
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惡者失之韓詩外傳云亡國
之社以戒諸侯人之戒在於桃艾攷孔子謂魯哀公

曰君出魯之西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域必有數
焉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此亳社之意也烏呼後
世此禮亡矣

附行軍之社攷

書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有曰用命賞于祖
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傳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
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又載社主謂之軍社
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周
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太祝

大師宜于社設軍社春秋傳所謂軍以師行被社饗
鼓祝奉以從者也又大司寇大軍旅蒞戮于社武王
觀兵孟津載文王木主以從則知亦載社主矣及後
殺紂之明日除道修社者修商社也武王立于社南
師尚父牽牲尹佚筮祝告天上帝此就於商社告
天未知商社禮在何所然則行軍載社之禮於今亦
虛談也夫

附社木社主攷

社所宜木郊特牲正義引尚書無逸篇曰西社惟松

東社惟栢南社惟栗北社惟槐今尚書無逸無此文
其張霸之偽尚書字亦未見天子東西南北之四社
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宰我謂使民
戰栗孔子深責之三代各以其土之所宜木植於社
不以木取義而宰我附會戮人于社之說以為使民
戰栗非也鄭玄注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蓋疑辭也
故今之社壇有石主自漢以來則然矣稽之古師行
載社主襄二十二年左傳陳侯擁社以見鄭子展石
太重車可載也人可擁乎唐神龍中韋叔夏議立社

主引呂氏春秋及鄭義用石或檢舊社主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在禮無文韓詩外傳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埋其半土中蓋石地類也如此則出師據社壇五尺之石以入車陳侯所擁恐一夫不能勝先儒或以為不過尺二寸則大短同竊疑宗廟之主皆用木社主或亦用木植所宜之木於社者或就以供主用也宋大丘之社亡祭祀國之重典而守視不謹為人竊取而去或石或木未可知也周制民居皆樹木不樹者無擲樹其木即用其木未有徒植之而無用

者也後之學者思之宋有櫟社漢祖封有扮榆社亦木所用耳

附國人畢作攷

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粢盛此章鄭玄以為都鄙井田之民小司徒井牧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或謂之乘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此都鄙井田與鄉遂不同乘者出長轂一乘故曰丘乘單出里者五家為里合里之家並盡出祭祀於都鄙

正義注此惟每都鄙字

家出一人不人人由也國人畢作者田獵也畢盡也
作行也故若祭社先為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無
得住家也國中之人豈得盡往都鄙唯社丘乘共粢盛也丘乘都
鄙井田也皇氏云若天子諸侯祭社則用籍田之穀
大夫以下無籍田若祭社則丘乘之民共之示民出
力也予謂鄭氏因丘乘二字三句皆解作都鄙今合
分作三說凡祭社則里民盡出五鄰為里六遂所云
舉里而言通謂鄉遂都鄙之民也大司馬蒐田獻禽
祭祀此謂社田雖蒐於野國中之人必有所分井田

在鄉遂羨卒盡起舉家皆往也大夫以下無籍田舉
丘乘而言則供粢盛者不必都鄙之井田鄉遂之大
夫社鄉遂之井田之民一家一民往祭社牲酒粢盛
之外一日之間豈不谷一再飯乎故出米民共之也
蒐苗獮狩四時之田不同惟春以祭社夏以享初秋
以祀祊冬以享蒸舉社言之則餘三時之獵國人亦
畢作也然周禮之書未可盡信書雖可考周之君臣
未必盡用予攷而書於此亦皆虛文古禮之廢也久
矣

附王后市社稷

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
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鄭司農云祭之以
禮禮者言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鄭玄謂陰禮者
婦人祭禮正義此禮他無所見惟周禮有之前朝後
市王宮之北王后主市古亦雜攷又有先后所立之
社不知為誰豈亦立社稷而以婦人往祭歟於古不
見此禮後世未嘗有之

附郊社之辨攷

朱文公宰我問社章註或問曰胡氏以社為祭地祇
之禮然乎曰未可知也然其言則有據矣存而考之
可也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秦誓
曰郊祀不修而周公祀新邑亦先用一牛於郊復用
太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又
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
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祇之祀四圭有邸
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
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

失之矣。回謂此言有理。劉歆之書謂圜丘祭天。方澤祭地。所謂方澤之說。書無之。詩無之。史記周紀自后稷至赧王亡。並不一言及之。惟周禮有此。後世者胡氏指薇廟也。夏至方澤祭地。豈可衣大裘哉。

附社即祭地改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上皆天神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用澤。以鬮。辜祭。

四方百物。以上皆地祇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以祠禴嘗烝。春夏秋冬享先王。以上皆人鬼此胡氏所謂別無地祇之位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裸圭有瓚。以祀先王。此胡氏所謂別無祭祀之說也。然則社即地祇。而地祇即社也。獨鄭玄于大司樂。地上圜丘。澤中方丘。注以天神為北辰。地祇為崑崙。崑崙人鬼為后稷。又且誕妄。謂此三者皆禘祭。并繆已甚。且天之為天。昊天上帝耳。謂之北辰。耀冕寶非也。地之為地。祭社則地也。謂之崑崙。

非也神州亦非也玄既引崑崙為地神又引大社在東井輿鬼之外為地神何其自戾歟所謂先王亦不止后稷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七廟何其說之偏哉經世圖云巡狩柴望無祭地之文大會同大師旅皆立軍社而後行古之祭社通於祭地周禮之稱地有五曰地祇曰土祇曰大祇曰后祇曰社名雖不同皆祭地也何必牽合讖緯為神州之說曰謂漢儒習見秦祭四帝漢高增一為五帝故劉歆注周禮有五帝之文而孔安國注書肆類于上帝亦云五帝臭天上

帝一而已五方五色帝及五人帝皆當黜之澤中方丘神州崑崙之說亦皆當黜之私竊揣量天子有三社其祭社與稷祈報農事則於社壇稷壇配以勾龍后稷祭之別有所謂大社者或於此祭地軍行載主軍勝獻凱皆於是乎第舍勾龍之外又當以何神為配且姑存疑

附鄭玄不辨社故附攷天與上帝五帝社互土之神配以勾龍稷五穀之神配以柱後改配以棄鄭玄此說為王肅賈逵之學者謂祀勾龍棄二

人鬼耳。崔靈恩杜佑通典並以鄭義為長。然無如康成自他有舛誤者。既不辨社之為祭。卽是祭地。又於天帝之分多端。穿鑿無非。惑於讖緯。不可不切排之也。

大宗伯天神地示之鬼無地示之位。其曰以血祭。祭社稷及狸狌。鬮辜。鄭注謂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味此則康成似亦知社之為地。又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赤璋白琥玄璜禮四方。鄭注謂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

夏至。言神在崑崙者也。此泥於園丘。方澤。冬至夏至之說。天神謂之北極。名之曰耀。鬼寶非是。地神謂之崑崙。亦非是。其四方注謂禮東方以立春。蒼精之帝。而大昊勾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此乃呂不韋月令之文。於秦亦不曾施用。鄭注以為商制。今又引之以注周禮。可乎。月令春太皞勾芒。注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太皞宓

義氏勾芒少皞氏子為木官立春之日迎春東郊注
迎春祭蒼帝字不同或云蒼靈威仰於東郊之北出十五里
迎歲益殷禮也曰謂此豈殷禮乃呂不韋所具秦禮
而不行者也所謂天子居青陽左个注以為大寢東
堂北偏青旂青衣倉玉食麥與羊注以為皆所取於
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似謂呂不韋取殷時之制
凡鄭所不能通者皆指以為殷商○立夏迎赤熛於
南郊炎帝祝融亦精之君火官之臣炎帝大庭氏也
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火官○中央土其帝黃帝

其神后土注此黃精之君土官之臣黃帝軒轅氏也
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為土官然獨未見注黃
精天帝之名○立秋祭白招拒于西郊少皞尊收白
帝之君金官之臣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
該為金官○立冬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顓頊玄冥
黑精之君水官之臣顓頊高陽氏子玄冥少皞氏之
子曰脩曰熙為水官此知五天帝五人帝五人臣始
見于此他皆無所可據秦之四帝漢之五帝皆非周
以前制漢儒附會為說三公九卿鄭不
注知非其所通

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
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
宗謂日月星辰五祀門戶中霤竈行或言大割或言
臘互文大割大殺牲割之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獨
不注公社二字郊特牲天子大蜡八歲十二月之祭
先儒謂蜡亦臘也周之十二月建亥而蜡秦孟冬而
臘亦建亥之月主先嗇而祭司嗇先嗇者神農也伊
耆氏堯也司嗇未審何人然而不知祈年于天宗其
處所焉在大割祠于公社必是社壇稷壇天舟之蜡

曰大諸侯亦曰蜡而不言大則王之公卿大夫鄉遂
都邑之民在遠郊之外亦必有蜡臘先祖五祀之祭
此祭三不同康成混而一之更不分曉
月令仲春命民社鄭注祭后土也使民祀焉祈農業
也祀社日用甲鄭注似亦知社之為后土社即地也
曰謂不言稷舉其一也
月令季冬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
天上帝社稷之饗又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
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此

雨文皆以皇天上帝與社稷對言即知社之為地呂
不韋作此書欲秦并天下而行之猶畧知古意地即
是社康成此亦不注時或一見社為后土終惑於劉
歆方丘之說讖緯神州崑崙之說
鼓人以雷鼓神祀以靈鼓社祭鄭注雷鼓八面鼓也
神祀祀天神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康成此注
似又知地祇之為社大司樂鄭注天神謂五帝及日
月星辰也地示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先
妣姜嫄生后稷周之先母先祖謂先王先公樂六變

天神皆降可得而禮八變地示皆出可得而禮九變
人鬼可得而禮則此注全與前注戾其注曰此三者
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
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乃復
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
曰周人禘嘗而郊稷謂此祭天園丘以嘗配之同斷
之曰禮記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周以后稷為太祖以帝嘗為祖之所自出

禘宗廟之祭也祭帝西而東嚮位於右配祭於左亦
東嚮而毀廟之主與七廟之主皆南為昭而北為穆
而祭焉天子之盛禮也康成謂祭天圜丘以嚮配之
非也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
上帝此斷斷不可易之明證周家何嘗以嚮配圜丘
乎祭於郊丘故言天祭於明堂乃廟也故言上帝以
稱天之神漢儒襲秦漢之繆謂明堂上帝於昊天上帝
之外復有五帝証也康成於大司樂一章之內天
神為二說地示為二說人鬼為二說陋矣凡五帝云

者于詩書不見有五帝之說孔安國見漢祀五帝誤
注舜典凡漢儒之言五帝皆非也地祇即是社其言
崑崙與神州北郊非也人鬼即禘祭禘祭七廟之祭
祖所自出也祖也先王先公已毀之主未毀之廟皆
是也禘非郊也非圜丘也而祭地於澤中之方丘鎬
京洛都皆未之聞也閔西洛陽雖夏不大熱豈可使
人主於夏至服大裘乎証也
康成注禘禮數處不同其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
祭天注詩周頌雖禘則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

於禘注商頌大禘則云郊祭天也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為初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其隨文主義先後反覆如此

周禮大宰祀五帝掌誓戒此五帝之名始見鄭注云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掌次王大旅上帝注大旅上帝祭天於園丘祀五帝張大次小次注祀五帝於四郊引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不注充人祀五帝不注大宗祀昊天上帝注引鄭司農云昊天上帝也上帝玄大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

於園丘所祀天皇大帝祀五帝亦曰實柴之禮鄭司農謂實牛柴上或為實柴此禮祀天神也而下文血祭社稷無地示之位知社即地也此血祭中有五祀自古以為門戶中雷竈行此之五祀引鄭司農之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中宮曰五祀者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即月令所謂重譔修熙黎五人臣脩熙共至水黎重主火土者也亦恐不然既是祀五帝亦實柴即天神也豈可混於血祭地示之列又以王作六器禮

天地四方注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禮地以夏至言神在崑崙先是血祭之四方百物以為八蜡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而此之四方以為蒼赤白黑四精之帝又却少欠中央黃帝殊不可曉又國有大故則旅上帝五帝也主大封則先告后上此亦告社而已其注則曰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亦不可曉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兆為壇之墜域五帝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恟光紀五人帝食焉黃帝赤帝於南郊

至此方見五天帝之各有名下文肆類之說鄭不同肆師凡師甸音田用牲于社宗類造上帝注社軍社也宗遷主也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引大傳謂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於社此之上帝無五帝之分此之社即地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注鄭司晨謂上帝玄天玄謂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康成必以帝為五帝為

北郊疑祭社無玉同謂王者祭社稷焉得無玉旅四望尚用兩圭有邸之玉况后土之社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次言享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次言祭社稷五祀則絺冕此劉歆習見秦祭四時四帝漢高增一時一帝故著成此書康成不法天帝社稷之分然此六冕六服別無祭地示之冕服則社之為地夫復何說昊天上帝之下文又曰五帝恐尚可疑若大司樂六變八變九變禮天神地示人鬼謂之為禘北辰崑崙后稷之說前已闡其

不然矣大祝掌六祝六祈其六祈一曰類二曰造鄭司農謂類祭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又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禹雅曰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于社是皆以冢土為社上帝為天天有星辰日月地有山川則天地之發見者也亦在所祭之亞何必五帝何必北郊而二其天二其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注神號若曰皇天上帝鬼號若曰皇祖伯某祗號若云后土地祗又國有大故天災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乎社造乎祖設軍社類上帝及軍婦獻于

社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建邦國先告后土此之社稷禱祠先言土神而禱祠則類造在其中言宜社造祖類上帝社卽是地祖卽廟之人鬼上帝卽天類則隨地可以實柴升煙不必南郊社之為地亦何必北郊大會同言宜于社建邦國言先告后土又以知后土與社之為互文皆言地也大司寇小司寇士師二見五帝皆不注凡此五帝之說獨周禮有之易詩書孔子之所定無五帝之文禮記漢儒所為無五帝之文子思作中庸述孔子之言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

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朱文公解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天之外又立為五帝之說社之外又立為北郊之說自漢以來熒惑學者回敢以是闢劉歆之偽書鄭玄之緯學若夫天地帝之辨宗廟之禮又當於本紀二年令祠官祀天地四方山川條內區分而詳攷之

附東萊大丘社亡攷

周顯王三十二年乙酉宋大丘社亡東萊大事記解

題曰古者五社植木以表之因謂其木為社故哀公
問社而宰我對以松柏栗周之櫟社潁川之長社水
經注長葛社樹暴長故曰長社亦以木名其社也所
謂大丘社亡者震風凌雨北社之樹摧墮敗落不見
蹤跡民因以為亡歟按封禪書宋太丘社亡而九鼎
沒于泗水鼓地下漢郊祀志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
太丘社亡與史記無表社亡之年
不同東萊攷九鼎沒之年與大
丘社亡同時東坡議論此不錄
曰謂社主或以石或
以木恐守視不謹而亡之東萊則謂震風凌雨摧墮
社樹如此則謂之大水漂蕩如山岳崩潰亦可也

附漢扮榆社靈星祠稷祠攷

今攷漢書郊祀志高祖禱豐扮榆社鄭氏曰扮榆鄉
名也社在扮榆晉灼曰扮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
里師古曰以此樹為社神因立名也此謂初起兵時
禱此社也扮榆鄉名非也土宜此二木故就以為名
耳帝紀二年春二月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此民
間之社稷也郊祀志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治
豐扮榆社常以春時以羊彘祠之此高帝不忘本之
鄉社非古天子之社也有社無稷春祠而秋無祭者

也天下定後二歲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
今血食天下師古曰以其有播種之功故今天下皆
祠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
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祠之常以歲
時祠以牛然則龍星左角與后稷並祭歟其獨祭左
角之靈星歟或者之言謂周后稷血食至今則當併
祠后稷如古之以稷配稷神也高祖十年春有司請
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氣民里社各自裁
以祠師古曰隨其祠具之豐儉也制曰可此乃諸縣之社外復有

稷有春祠有臘祠用氣而民間里社稱豐儉自祭也
蓋高祖未嘗親祀天地終漢之世人生未嘗親祭社
稷所以左宗廟右社稷之制泯於秦不修於漢所謂
大社王社侯社國社置社皆亡矣然猶幸有縣社稷
民間社稷也

附王莽立官稷對官社政
郊祀志王莽言帝王建立社稷百世不易者上也宗
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
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

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注師古
土大社田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為越注師古緋行事注師古
引車索也喪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有官稷
車之所引
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大社也時
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令而未立
漢稷至此始立之世祖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注此
以下遂於官社後立官稷呂夏禹配食官社以后稷
配食官稷種穀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升紫陽
方氏曰漢至此方見官社官稷然不知其地安在漢

祀令者郊祀志亦不書

古今攷卷之十一終

古今攷卷之十二
賜民爵
二年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下文云施
恩德賜民爵同此一日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
罪得以減也按漢書商鞅為法戰斬一首賜爵一級
欲為官曰五十石故名曰爵級又曰首級今攷史記

古今攷卷之十二

宋 紫陽方 回萬里續

明 上海王 坵洪洲較

四明謝 三賓象 三定

賜民爵

二年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下文云施
恩德賜民爵同此一日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
罪得以減也按漢書商鞅為法戰斬一首賜爵一級
欲為官曰五十石故名曰爵級又曰首級今攷史記

秦紀自孝公以前未見秦爵之名孝公三年衛鞅說
孝公变法居三年拜鞅為左庶長十年為大良造二
十二年封列侯號商君攷商君傳同蓋相秦十年其
初見後三年而得右庶長則秦之爵名恐商君前已
有之戰士斬一首賜爵一級自商君始耳白起傳長
平之戰秦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已
上悉詣長平此河內郡民賜民爵之始也始皇本紀
呂不韋之死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
不臨遷勿奪爵此賜爵而奪爵之可見者也既并天

下二十七年築甬道沿馳道賜爵一級此以彼賜爵
者也三十六年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此以
遷拜爵者也然秦之法苛未有寬大之恩如漢王賜
民爵者時則盡漢王所有之境之民皆賜爵也臣瓚
減罪之說大挾乃復民得買爵又武帝有軍功十一
爵其事愈多今具秦漢二十級爵名于后

- 一公士
 - 二上造
 - 三簪裹
 - 四不更
 - 五大夫
 - 六官大夫
 - 七大夫
 - 八公大夫
 - 九公大夫
 - 十公大夫
- 周勃以中涓賜 昭襄 六官大夫 漢非七大 夫王四十五年五大夫 曹參傳賜爵七大 復其身及戶七公大夫 欠公字漢以上得食邑 勿事凡六等

八公乘商鞅所除九五大夫曹參遷大夫後十左庶長昭襄王三十八年
秦昭王十四年十一右庶長昭襄王三十八年十二左更昭襄王三十八年
秦昭王十四年十四右更秦惠王八年十五少上造昭襄王三十八年
秦昭王十五年十六大上造商鞅再除大良造注即大上造也
武安君商君自此封商君皆列侯十七軹車庶長武安君商君自此封商君皆列侯十八大庶長武安君商君自此封商君皆列侯十九關內侯武安君商君自此封商君皆列侯二十徹侯武安君商君自此封商君皆列侯

班固云皆秦爵以賞功勞徹侯金印紫綬避武帝諱

曰通侯或曰列侯改所食國令長名相又有家丞門
 大夫庶子秦不用周公侯伯子男附庸之制創為此爵二十等
 徹侯如商君封商於十五邑食其所入如周都鄙之
 田為公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俾甸人治之公卿大
 夫王子弟得立宗廟建冢立社稷則與民同之而已
 不得如外諸侯之左廟右社也秦之制所謂商於十
 五邑者必有十五邑之長而亦未之聞也惟漢制列
 侯所食國改令長之名為相皆縣也漢高於列侯之

上。創諸侯王大封同姓而亦有異姓韓信韓王信黥
布吳芮盧綰之徒習見封六國後以為常及項羽分
王諸侯之比而不知周制之所無尾大不掉動輒謀
反不若五等封建其衰也猶五伯迭起齊桓晉文挾
天子令諸侯又其極衰也七王從橫以至於秦併六
王則周亦至弱而未亾事不師古秦也因秦之陋漢
也關內侯有侯號而居京師無國邑以下十八爵猶
後世有官而無爵曹參周勃以將賜爵其職實將也
非將無職而得此爵一公士異於士卒猶後世軍功

補官異於白身然進義進武校尉之下無職事四不
更不與更卒之士也猶後世不差役耳五大夫等而
上之則差貴矣猶周之下大夫中大夫得與此肩也
五年夏五月兵罷詔民或相聚保山澤令各歸其縣
復故爵田宅雖秦民之有爵者許如故也此亦忠厚
之一也軍吏卒會赦免罪及無罪而無爵及不滿大
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所謂五大夫異於士矣優軍吏
士卒也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加賜也其七大夫
以上皆令食邑七大夫者第七之公大夫漢書例不

書公字秦列侯乃得食邑高祖特令七大夫食邑自
七至十九凡十三等然亦未知所食之邑之等降也
自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復音扶自一公
士至六官大夫一身及其一戶皆不徭賦也復謂當
征而還之徃身役賦如口泉之類惠亦廣矣又曰七
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
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
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久立
其人故曰或人君也上謂天子更前曾不為決師古曰辨訟陳
請不早為決斷甚以謂也此之田宅

云即七大夫以上所當得之食邑吏不早與又阻其
凡所請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礼令
吾於爵非輕也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此詔溫
潤篤厚軍功之士大夫雖未有職任大者有食邑田
宅次者免一身一戶之徭賦長吏又不敢忽之豈非
所謂有功見知則說者乎雖襲秦人之陋制而行之
以漢帝之寬恩程子所云有潤雕麟趾之意然後可
以行周官之法度是也八年春三月爵非公乘以上
毋得冠劉氏冠公乘第八爵上至列侯十三等之首

也十二年春二月擊盧綰詔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
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如
爵亦一級惠帝即位賜爵一級中郎郎中至太子驂
乘舍人有差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則一級之爵貴
可知矣元年冬十二月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
死一爵戶一級此一戶一級非一人而一級也
應邵注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
足鍊矣此一條非是以三十貫之銅錢三十足之絹
足免死罪富民何憚而不殺人乎高后稱制賜民戶

爵一級文帝即位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立太
子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六年夏四月大旱
民得賣爵漢之賜爵或一身或一戶之長其制必有
符信如後世官告公據之類其得賣爵必當告於有
司立文憑相授受此則未可攷也景帝元年後元年
皆賜民爵一級武帝即位建元元年賜民爵一級元
狩元年立皇太子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民為父後
者一級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賜民爵一
級五年九月列侯坐酎金奪爵者百六人卜式傳以

欲輸家半財助邊拜中郎賜爵左庶長欲風天下民
助財而終莫有應者列侯耐金色惡亦本此元封元
年夏四月上登封泰山賜天下民爵一級武帝年七
十一年十七即位任位五十四年四賜民爵一賜為
父後者爵凡五賜史記平準書大將軍將六將軍再
出擊胡之年是為元朔十八年書置賞官命曰武功
爵級十七萬其事甚詳班固於是年未書詔節文今
大將軍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
流馳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此

史綱也不明食貨志下用史記平準書史目也其文
終覺固不如遷固卜式傳亦全書遷平準書之一節
耳武功爵別書下方昭宣以後賜爵不必書

附武帝武功爵攷

史記平準書曰者大將軍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
所食帝昭蹕音滯古今字 蹕今滯字案謂富人貯
滯積穀則貧者無所食也漢紀一向不同受爵
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
賞官命曰武功爵墳註茂陵書中有武功爵十一級
之名今列于后

一級曰造士 二級曰閑輿衛 三級曰良士
四級曰元戎士 五級曰官首 六級曰乘鐸
七級曰千夫 八級曰樂卿 九級曰執戎
十級曰左庶長 十一級曰軍衛 顏師古謂十級恐茂陵書說之不盡

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
參漢史計一金萬錢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七十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此不必深攷
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
其有罪及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官首者武功爵之弟

五也買武功爵而買得官首之爵則當補吏而先除
用之如此則欲為吏而先除用者爭買此買軍士所
得爵之為官首者易於出賣不患貧矣此乃國家出
虛器以當實用也猶近世之進網迪功郎十七界十
萬貫進武校尉而下不入選限登仕郎之類各有價
也千夫如五大夫者今武功爵之千夫比舊二十等
之爵五大夫免身及戶徭賦也民必爭買軍必易賣
也其有罪又減二等民何憚而不買此爵乎爵得至
樂卿者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八等也言賣爵唯得

至第八也今案元鼎五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
十餘萬人出朔方獲首虜萬五千級六年春二月衛
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夏
四月復將六將軍出絕幕大克獲不言級六月詔謂
朔方斬虜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
減罪注或釋免或減輕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
爵民積得所賜又賣得軍功爵皆已高而進身免刑
二途無用再得軍爵不售如新其格優其利以誘民

之買者也十餘萬衆獲萬九千級有當賞一級二級
三級四五級者細算其所以然得爵者亦無幾文帝
時賣爵級二千錢恐不止此今此爵謂一級十七萬
錢萬錢為金斤亦不可強為之說也

鄉三老

一年二月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為善置
以三老鄉一人秦制縣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
鄉有三老有秩番夫游徼三老掌教化番夫職訟聽
收賦稅游徼徼巡禁賊盜此所謂鄉長十亭而百里

其制非周禮王城近郊之六鄉也王城之外一百里之內為六鄉有鄉老二鄉則公一人公者王之三公太師太傅太保鄭注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如此則二鄉二萬五千家三鄉一萬二千五百家每鄉鄉一人五家為比比長下士一人五比為閭閭胥中士一人四閭為族族師上士一人五族為黨黨正下大夫一人五黨為州州長中大夫一人上下相維二鄉之民至以三公一人為鄉老而任其教事然則所教者何大司徒以鄉三物

教萬民而賓興之是也一日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而禮則又有五禮防萬民之傷而教之中樂則又有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大司徒教之而三公之為鄉老者統其事於上也古之於教化也不輕矣今漢承秦制舉民年五十以上修行率善為三老鄉一人其選不太輕乎三老之稱古以對五更人主執醬執爵奉土養老之盛而隆其名也十亭為一鄉名若隆而望則卑不知其所以教化者何事雖然意亦不惡

也古之六鄉上有三公為鄉老下有大司徒小司徒
又有鄉師鄉大夫三年大比與賢能鄉老及鄉大夫
以禮賓之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然後賢出長能入治
如此其重奏漢乃如此其輕何耶嘗疑六鄉云此與
賢能僅及百里之
內恐當六遂都鄙亦然諸侯之國亦當
闔境與賢能以貢天子不然則可疑也

縣三老

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班固百官公卿表正言鄉
三老有秩不言有縣三老秦必有之班史省文耳維

陽新城三老董公遼說漢王地理志河南郡第一維
陽縣又有新城縣乃惠帝置董公乃雒陽縣新城之
三老未可知也周制天子之畿內稱縣內大司寇之
屬有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鄭注地距王城三
百里外以至四百里曰縣二百里至三百里曰野四
百里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
采地則皆公邑有三縣趙晉韓魏為公侯大夫置郡
縣小司徒造都鄙之井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
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鄭注四甸為縣

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
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井田之
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
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三十里之
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
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此天下之縣卿士之縣井田
之縣非後世之縣也史記趙世家晉頃公之十二年
六卿以法誅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會
其族為之大夫韓魏世家皆書六卿十縣事此乃後

郡縣之縣左傳書曰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
氏羊舌氏之田命司馬彌牟為十大夫以賢舉也左
傳曲筆不如司馬遷之公以法誅祁氏羊舌氏直筆
也六卿各令其族為十縣大夫直筆也此縣大夫之
始也秦之縣之詔也春秋之末晉頃公最昏弱六卿
分晉自此始十縣大夫不為公室田自此始孔子未
相魯之十四年前也魏世家魏武侯擊十三年書秦
獻公縣櫟陽秦紀獻公二年城櫟陽徐廣注徙都之
司馬遷於魏世家書曰縣謂都之也僭也周安王十

九年也趙孝成王四年韓上黨守馮亭趙世家入城
市邑十七於趙上黨郡也城市邑十七縣也孝成王
使趙勝受地告馮亭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
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不說此
又可見郡太守縣令之始也又可知戰國之有爵級
亦不專於秦也趙以兵取上黨遂有長平之禍秦紀
厲共公二十一年初縣顏陽又在獻公未縣櫟陽之
前七世三晉殺智伯之前孔子卒之二十三年間秦
之縣久矣周顯王十九年歲在辛未史記秦紀孝公

之十二年大良造商鞅作為咸陽築冀闕徙都之并
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
東萊大事記書秦聚小都鄉邑為三十一縣置令丞
三十一字與解題曰此廢都邑為郡縣之始也前漢
四十一字差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
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
今更損益漢書東萊記者于下方
周顯王十二年秦初置有秩史商鞅既廢井田比閭
鄰里之制亦壞故置有秩史以量之也縣令長丞尉

是為長吏丞尉秩微者止於二百石
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小吏
十里一亭亭有長漢官儀曰十里一亭亭長亭候五
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盜盜亭長持二尺板以
劾賊索繩以收執賊風俗通曰漢家因秦大率十里
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十里一鄉鄉有三
老三老在佐史有秩上者以德齒表率其鄉非吏也
三老掌教化後漢志云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
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

曰謂假如縣方百里則為方十里者百十亭一鄉則
一鄉當有十鄉鄉二老當有十人各掌一鄉之教化
縣三老者其當掌縣域中之教化且兼掌十鄉之事
乎

有秩後漢志云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漢官儀曰
鄉戶五千則置有秩風俗通曰秩則田間大夫言其
官裁有秩耳

畜夫職聽訟收賦稅後漢志云其鄉小者縣置畜夫
一人謂鄉戶不滿五千則不置有秩如一縣有數鄉

小不置有秩則縣置番夫一人以總治之也又後漢志云有秩番夫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前漢百官表不言有秩所掌蓋與番夫所主之事同總言之也游徼徼巡禁賊盜後漢志云又有鄉佐屬鄉主民取賦稅

縣大方百里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擴鄉亭亦如之皆秦官也又按後漢書志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

雖不載所起觀商鞅初令令民為什五而相牧司則始於鞅明矣鄉官者政事之所基也鞅既刻滅三代之制猶置三老掌教化者何耶蓋初變古者必有流澤餘韻間見層出於汗法暴政之中至於再變三變則遂蕩然矣

縣令丞尉縣令丞尉四字命題者也高紀書鄉三老縣三老下文曰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錄戍此古今攷以縣令丞尉四字命題者也

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
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
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一百石此古今攷所以當
旁推曲引以見縣令之別猶有縣長也秦孝公十二
年周顯王之十九年辛未商鞅為秦併小治為大縣
四十一未有郡也東萊大事記書周顯王四十一年
魏納上郡于秦攷之史記秦紀惠文君即秦惠王即
位之十年張儀相魏獻上郡十五縣東萊先生解題
曰張儀既取蒲陽而復歸之故魏以上郡為謝也魏

世家書盡入上郡于秦豈上郡所統不止十五縣前
此有為秦取者歟春秋之時郡屬于縣趙簡子誓衆
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杜預注曰周書
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戰國之時縣屬於郡此
所謂上郡十五縣也方孝公商鞅時并小鄉為大縣
縣一令尚未有郡及守稱及魏納上郡之後十餘年
秦紀始書置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效
倣之歟東萊注又自引戰國策城渾南游楚至新城
說其令為主何不以新城為主郡新邑甚利之新城

公乃城城渾之楚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以此攷之
則郡必居形勢控扼之城郡者縣之主故謂之主郡
曰按楚之治縣皆稱公新城縣之公治縣者也如沛
公之公及升為主郡則得為郡守矣東萊又按史記
正義曰魏前納陰晉次納同丹二州州名亦見于此今納上
郡而盡河西濱洛之地矣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
上縣東南五十里按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勝州固陽
並上郡地又注輿地廣記云上郡乃今鄜延安丹坊
麟銀夏綏德保安之地同按漢書地理志上郡二十

二郡皆古地名今難攷高帝元年更為翟國後復為
匈奴郡尉治塞外顏師古注匈奴者謂匈奴歸附此
地漢唐有之宋朝為夏國所據范文正帥延安神諤
城綏州皆近靈夏二晉之地其犬牙磬折懸遠如此
魏所以徙都大梁者以舊都安邑無障蔽故去之古
今攷此篇博攷郡縣之始今長丞尉則已曉然矣秦
漢郡縣制至今不變知縣縣丞主簿縣尉近世改官
須八選人為令初筮簿尉隅官保正保長或曰里正
里長吏員父老之類當別攷以附亦可供晚進咀嚼

也

漢王自臨晉渡河師古曰舊縣名其地居河西濱東臨晉境本列國時秦所名也卽今之同州朝邑縣界也按黃河一直一曲千里河西五郡瓜沙甘肅涼卽漢所開酒泉張掖等五郡其河北流出塞而東東而又南所以臨晉在河西晉之太原為河東河至潼關過華山然後又東流也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

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卽此地漢王此行自關中渡河降魏王豹虜殷王卬以殷王卬之地置為河內郡而不郡魏王豹之地者以其降也故使將其國之兵從下河內異時歸謁親畔為楚故遣韓信擊豹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

陳平以楚來降

陳平事魏王咎為太僕說不聽又畏讒歸項羽從破秦賜爵卿殷王卬之反楚以平為武信君擊殷拜都尉漢攻下殷羽怒將誅定殷者平乃間行伏劍歸漢

漢亦拜為都尉漢彭城之敗還榮陽以平為亞將屬
韓信軍廣武絳灌等為盜媿受金之謗漢王讓魏無
知又自問平使此際而漢王不復明察則平無可事
之生乞骸骨何所往乎平乃復首進間踈楚君臣說
為第一策榮陽夜出女子二千人東門為第二策踈
漢王封韓信為第三策偽遊雲夢為第四策此時韓
心來會於陳無辜遭平城解圍為第五策反從擊臧
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封戶牖曲逆侯常為護軍
中尉其後為少鄉郎中令左丞相定呂氏之難論漢

初人才當為張良蕭何韓信三傑之亞其所成立如
此不遇高帝能不受絳灌之讒耳然魏無知之言不
足法也其謂所言者能所問者行非也古今天下皆
不以行取人而以能取人欲久安長治得乎平之為
人漢高終疑之故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觀其不
斬樊噲以取容於武后求宿衛得留而免於榮陽之
屯智則智也知命守道之君子者如是也

古今攷卷之十三
漢元平陰津三老董公遊說
南渡平陰津三老董公遊說
漢元年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不兩月田榮擊
走齊王田都反楚殺膠東王田布又殺濟北王田安
項羽失其黨三王矣六月漢還定三秦項羽失其黨
六王矣八月臧荼殺燕王韓廣項羽失其黨七王而

古今攷卷之十三

宋 紫陽方 回 萬里 續

明 上海王 圻 洪洲 較

三賓象 三定

南渡平陰津三老董公遊說

漢元年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不兩月田榮擊

走齊王田都反楚殺膠東王田布又殺濟北王田安

項羽失其黨三王矣六月漢還定三秦項羽失其黨

六王矣八月臧荼殺燕王韓廣項羽失其黨七王而

荼亦叛已凶八王矣自殺韓王成以鄭昌王韓漢降
之凶其黨九王矣二年冬十月羽弑義帝尊之為帝
而弑之天下皆得而誅羽矣常山王張耳降漢河南
王申陽降漢鄭昌降魏王豹降虜殷王卬漢驟取八
國羽之十九王失其黨十四并漢為十五孤立無與
而自擊田榮則是天以田榮牽制項羽於東北而漢
王乃得東嚮而擊之陳餘彭澤又各為羽之一擁一
疽然天下之大未有一人能建大義如三老董公者
其遠說之辯二年三月也羽不一年狼狽失據臣聞

順德者昌逆德者凶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名其
為賊敵乃可服項王為無道故殺其主天下之賊也
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
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漢王於是為義帝發喪祖而大哭哀臨三日坐羽罪
大逆無道兵皆縞素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齊桓公昭王南遊不入包茅之間於是復見張良蕭
何韓信陳平皆不能建此說何也人才隱而在下豈
可少乎是行張良陳平皆在軍中韓信獨不在軍定

三秦者韓信之計也其軍實為漢先鋒大將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亦韓信力降鄭昌乃韓王信力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孟子謂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戰國辯士儀秦之徒一言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者皆盜賊之謀也荀卿以性為惡以禮為傷而况他人乎前漢始有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三老

董公與董仲舒孟子之後有二董

悉發閔中兵收三河士

悉發閔中兵即巴蜀漢中之衆與夫三秦之衆皆在行三河者師古注謂河南河東河內乃河南王瑕丘申陽河東魏王豹河內殷王司馬卬之衆亦皆在行又韓王信韓國之衆張耳常山王國之降者亦在行惟大將軍韓信不在行想在蕭何守國韓信留鎮閔河之間

田橫立田榮子廣為齊王

二年春正月項羽擊齊王田榮走平原平原民殺之
齊皆降楚此項羽之勝勢也楚人焚其城郭齊人復
畔之史記多係累其子女一句尤切於事羽所過殘
賊所以得之難而失之易也三月漢王與綽素之師
夏四月田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羽雖聞
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然則始終為羽之癰疽之
害者齊也

劫五諸侯兵入彭城

夏四月漢王劫五諸侯兵伐楚遂入彭城應劭韋昭

如淳所注皆非師古注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
殷也呂東萊取此說按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
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
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
歸漢則亦百士卒也爾時雍王卬被圍猶在廢丘然
則巴蜀漢中三郡三秦國及張耳三河鄭五國凡十
一項大軍皆在行史記漢書紀不書軍數惟項藉紀
傳云五十六萬人

漢取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

服虔曰大會也此一節張良陳平皆在軍中何故不
諫以愚觀之漢王入彭城得其國美人寶貨盡以賞
軍如韓信者分五十六萬之半迎擊項羽於齊魯界
中可也急遣使迎太公呂氏與厥子可也不是之思
日置酒高會而奄有其寶貨美人以自縱豈縞素之
師所宜有哉想是未入彭城之先卽為義帝喪服以
伏大義已入彭城之後卽除服而宴樂以肆其私欲
可乎致堂胡氏曰漢王置酒高會宴安不虞父執妻
虜漢業之覆在頃刻間使競競業業如初入關中見
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扭於小勝遂欲生焉是以
至此可為監也

彭越將三萬人歸漢

項羽之封諸侯王也田榮敗三齊而自王彭越在鉅
野無所屬史記項籍紀漢書高帝紀皆書榮與越將
軍印獨史記漢書彭越傳乃書曰齊王田榮叛項王
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未知孰是漢王之東伐彭城
也越將三萬人歸漢外黃拜魏相國於梁楚地燒楚
積聚皆越為之固陵之會韓彭不至雖封梁王高帝

固已疑之矣呂后殺韓彭其迎逢高帝之意歟蕭何嘗救彭而用計殺韓急則用殺則不能容之功臣之於世主可不監乎

彭城之敗

彭城之敗史記項籍紀所書特詳漢書高帝紀最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泗水士卒之死與睢水士卒之死兩大陣也漢紀合而一之史漢紀傳一事兩三處複說可厭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走石晝晦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以五十

六萬之衆大敗而以數十騎遁哀哉天欲興數百年之漢以養天下之民故有大風之異雖太公呂后間行為楚所得而孝惠得脫又天所以相漢也項羽終不聞有子苟有子高帝不誅項氏當亦赦之

隨何說九江王布畔楚

二年夏四月彭城之敗呂后兄周呂侯澤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西過梁地至虞卽今宋州虞城縣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

攷布傳項王徵兵擊齊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
漢之敗楚彭越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隨
何所以說布之言亦皆明白背盟約而殺義帝此一
句斷盡項王之罪然此謀乃張良為之也不攷良傳
又焉得知漢王兵敗還至下邑當是時董翳司馬欣
皆降楚不足為漢輕重也殷王卬死一降王亦不足
惜也其大者田橫為項羽之梗一也陳餘以不王怨
羽又以張耳歸漢而兩立然亦不助項二也彭越歸
漢外黃為羽患三也章邯在廢丘將破亦非漢之所

患四也獨九江王布與羽有隙而猶豫未決張良實
主此謀下邑之間漢王下馬踞鞍曰吾欲招關以東
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此梟將與
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
王之將獨有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招之招之
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
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
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將
兵常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東萊大事記取史記世家

作因舉燕伐齊伐趙謂陳餘也漢書非也此謂興漢
破項籍賴此三人而三人之所以建立又非良不能
知也史文微有同異彭越於彭城未敗之前歸漢矣
於彭城已敗之後又書曰使人連彭越蓋彭越因漢
之敗以其衆與城故漢王又使人連接之也班史張良傳全
用史記留侯世家節
改處全不及馬遷

漢王屯滎陽韓信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
二年五月漢王屯滎陽滎陽之險始見于此周室東
遷封鄭伯于溱洧之間而此為制邑鄭之巖邑也共

叔段所食而鄭莊公順母之欲養弟惡至於成而後
敗之事見左傳秦混天下其地屬三川守李由雖墮
天下城而滎陽之北有敖倉有成臯之城有大索城
小索城在其南滎陽城南又有所謂京城亦大叔段
之城也漢王彭城之敗至于滎陽固是得地險然漢
書高紀所書有云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
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大破之史記下文云楚以故
不能過滎陽而西史當互看意義方足此雖險地乃
韓信兵力也嗚呼秦函谷關之險漢以後無稱焉河

北井陘之險韓信以後無稱焉漢滎陽之險呂后之
變猶以灌嬰屯七國反時猶以周亞夫屯乃後無聞
焉蜀以劔閣為險有鄧艾則無之吳以大江為險有
王濬韓擒虎賀若弼曹彬則無之險豈可恃哉漢之
已敗而再奮非滎陽之險也乃韓信之兵力為之又
東萊大事記曰京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史記正義
曰京縣有大索城小索城楚漢戰滎陽京索間即此
三城耳通鑑書曰楚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
間楚騎乘衆漢王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

士李必駱甲必甲願得左右善騎者傳之拜灌嬰為
中大夫必甲為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滎陽大破
之楚以故不能過而西此東西爭天下之勢在乎成
臯滎陽京大小索五城以阻楚與南北爭天下之勢
不同觀者未必悟也又騎將得灌嬰李必駱甲力地
險將才漢得之矣

閔中老弱未傳悉詣滎陽
史記曰王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閔中老弱未
傳者詣滎陽漢書紀曰蕭何悉發閔中老弱未傳者

悉諸軍東萊大事記取漢本紀服虔曰傳音東萊刪
此六字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省一年儲二
十三年而後從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
從其父疇內學之漢書無內字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
疲癯儀注漢注有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
一歲為材官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
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
二十三年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
民籍為公家徭役服未是○史記於五十六為老之

下注又引食貨志日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也成
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又索隱曰按姚氏云古
者更卒不過一月踐更五月而休又顏曰五當為三
言一歲之中三月居更三月戍邊總九十三日古役
人歲不過三日此倍於古也斯說得之○紫陽方氏
曰以天下之民二十三而傅五十六而老今老弱悉
詣滎陽軍前非小役也大者披甲上馬執干戈出戰
小者築城運餉總名曰徭役不無輕重乎師之謂旅
戰之謂兵運餉凡雜使之謂役之謂夫舉天下民二

十三而就傳五十六而為民無數之軍無數之夫國
其有不強者乎後世募民為兵澀以千額之號老不
可伏弱不可用坐費百萬之餉為國大患民則游手
者無役有產稅之家隅官掌烟火盜賊保正催上三
等戶稅保長催下二等戶稅強者不至破家而保正
常有追昏之苦殺人公事有檢驗守屍之苦保長有
代下戶輸賦之苦惟官戶吏人戶幸免而官不皆真
官鬻爵頂冒吏以賴受贓為生動輒遭刑初無長久
者今世事大變又不同

築甬道取教倉

東萊大事記曰秦建教倉於成臯

大康地教地名在

滎陽西北山下臨河有大倉

孟康注

鄗食其曰教倉天

下轉輸久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滎陽成臯控南
北之衝故秦積粟於此通典曰鉅橋盈而殷喪成臯
溢而秦亡○應邵注築甬道屬河恐敵鈔輜重故築
垣墻如巷也鄭氏注曰甬音踊

鄗食其審食其趙食其音以讀皆與鄗食其
師古曰此審食其及武帝時趙食其讀皆與鄗食其

同音異基而近代學者鄙則為異其審則為食基趙則為食其非也同是人名更無別義荀悅漢紀三者並為異基字

魏王豹反為楚

史記書在三年漢書在二年六月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則絕河津反為楚漢主臨晉之役豹降從下河內又從伐彭城彭城敗從還滎陽漢以其降也故仍使王魏而將兵以從豹有母請歸視疾人情之常也至則斷津渡距漢軍反為楚端事見外戚傳高帝薄姬文帝母也許負相薄姬當生天

子豹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中立而與楚連和師古曰自謂當得天下後漢虜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夢龍據胸高帝幸之生文帝讀此知許負是秦漢間人或謂是婦人封鳴雌亭侯則恐不然漢初未有亭侯然相人之說呂公知高帝之貴以呂后妻劉氏而不知諸呂之赤族許負知薄姬生天子魏豹惑焉以喪國亡身而不知所生之天子非已實能生也

班固削韓信功

薄姬傳班固漢書使曹參等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

虜豹之役韓信為左丞相騎將灌嬰步將曹參班固
曲筆不一垓下之圍信以三十萬眾自當項羽傷少
却左右翼包羽之陣信乘之大敗羽班固亦全削
之不書然史記外戚傳太后世家亦已改韓信為曹
參
還櫟陽立太子
二年六月漢王自滎陽還櫟陽立太子令諸侯子在
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四月彭城之敗漢王道逢孝
惠魯元楚騎追漢王

